

★共和国民族之魂丛书

共和国

少数民族文学家传



金星华◎主编
李晓丽 鄢晓霞◎编著



贵州出版集团

GUIZHOU PUBLISHING GROUP

贵州民族出版社

共和国

少数民族文学家传



Gongheguo shaoshuminzu wenxuejiaxuan

金星华◎主编
李晓丽 鄢晓霞◎编著



贵州出版集团

GUIZHOU PUBLISHING GROUP

贵州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共和国少数民族文学家传 / 金星华主编; 李晓丽, 鄢晓霞编著. —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3. 12

(共和国民族之魂丛书)

ISBN 978-7-5412-2093-7

I. ①共… II. ①金… ②李… ③鄢… III. ①少数民族—作家—生平事迹—中国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2026 号

共和国民族之魂丛书

共和国少数民族文学家传

主 编: 金星华

编 著: 李晓丽 鄢晓霞

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 0851-6826871

传 真: 0851-6829260

电子邮箱: gzmzcs@yahoo.com.cn

印 刷: 贵阳海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6

字 数: 470 千

定 价: 68.00 元

贵州省出版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共和国民族之魂丛书”编委会

顾 问：刘援朝

主 任：金星华

副主任：彭晓勇 宋 健 吴建民 张超美

策 划：张超美 孟志钢

编 委：（按姓氏笔画）

乔继堂 吴建民 张超美 宋 健

金星华 孟志钢（执行） 彭晓勇

前 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生息着 56 个民族；在共和国的文学园地里，同样绽放着 56 朵民族文学之花。其中，55 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之花，以其独特的主题题材、艺术手法、作品风格而显得格外鲜丽迷人；培育这些少数民族文学之花的少数民族文学家，以他们多彩多姿的经历、勤劳奋发的汗水、深刻独到的思考，在共和国的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不仅表现在民族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翻译、出版、改编等方面，更体现在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快速、全面发展和提高。

无可讳言，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因素，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和丰厚积累，涌现出了大量的杰出作家和优秀作品，而另外一些民族只有口耳相承的民间文学，几乎甚至完全没有自己的书面文学，当然也就谈不上自己民族的作家文学了。应该说，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后一种情况并非仅见。虽然说我国的每一个少数民族无不有着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但缺乏自己的书面文学，没有自己的文学家，这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获得了空前快速和全面的发展。不仅那些素有基础的民族的作家文学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和进步，而且那些没有书面文学的民族，也先后诞生了本民族的文学家，并以其书面文学为中华民族的文学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时至今日，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文学家，都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学。据不完全统计，在作家协会系统的少数民族作家，已经占总数的一成多，而在部分省区，少数民族作家所占的比例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而且这还不算那些初露头角未及进入作协系统的以及那些自由写作的作家。因此，仅从数字而言，就可以说明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家在新中国的茁壮成长，以及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在新中国的创作发展。

事实上，新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成长和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发展还不

仅仅表现于数字，更体现在诸多方面的突破和提高。略举数端：其一，体裁的全面涉及——不仅传统文学体裁如诗歌、小说、散文有大量作品涌现，而且舞台及影视剧本、报告文学甚至是网络文学领域的高质量作品也层出不穷，许多作家还是诸种文学体裁的全能创作者。其二，质量的稳定提高——在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联合举办的10届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中，先后获奖的少数民族作家、评论家、翻译家数以百计，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获奖；新时期不少有影响的作品都出自少数民族作家之手，李準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和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先后获得了我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其三，本民族语言创作的繁荣——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坚持或尝试用本民族语言创作，涌现出了不少民族语言作品，比如在第七届“骏马奖”获奖的55部作品中就有22部是用少数民族语言直接创作的。其四，少数民族文学史的修纂蓬勃发展，不仅有综合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更可贵的是许多少数民族有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学史……

我们知道，这样的列举远远不够全面，但仅此就足以说明新中国，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蓬勃发展、欣欣向荣。毫无疑问，少数民族文学是新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因其在题材、体裁、手法、风格乃至文学思想与理念等方面的独特贡献而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新中国文学丰碑，是56个兄弟民族的文学家共同铸就的。

二

新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多种因素的合力促成的。首先当然是少数民族文学家的文学自觉和主观努力，但党和国家的重视与培养也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尤其是在一些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初创、一些少数民族作家起步的阶段，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助推、兄弟民族作家的帮助，甚至可以说起到了第一推动力的作用。这里，我们仍旧仅举数端予以说明。

众所周知，鲁迅文学院在我国作家队伍的建设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而她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中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她的前身是1950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受中国文联和文化部共同领导。1954年2月，改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受文化部和作家协会领导。前后共举办学习班4期，1958年停办。1980年文学讲习所恢复，1984年起改名鲁迅文学院。这个机构最初的宗旨是提高作家的政治及业务

水平，并希望每个学员在两年学习期间里都能写出一部可以出版的作品。起初有许多知名作家参加研究班，后来则主要针对崭露头角的中青年作家，尤其是少数民族作家。1981年，还专门举办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采取指导老师制，由老作家一带一地指导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学习和创作。由于学习是结合创作实践进行的，所以往往能够收到明显实效。在不少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生涯中，这都成为他们难以忘怀并屡屡形诸笔端的一段回忆。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没有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刊物。1981年1月，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民族文学》创刊。这是我国唯一的全国性少数民族文学月刊，创刊以来，它不断推出精品力作，尤其注重发现和培养少数民族文学新人，成为繁荣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培养壮大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重要园地。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正是从这里成长起来的。如今，55个少数民族都有作家在《民族文学》发表过作品，其中一些少数民族的第一代书面文学作家就是从这里起步登上文坛的。同时，用母语创作的各少数民族语种的优秀作品，也不断由《民族文学》翻译介绍给国内外读者。此外，《民族文学》还举办了“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邀请来自人口较少民族及其他民族的作家代表，由知名作家、评论家和专家学者进行专题讲座和授课指导。所有这些，对促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发展和提高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我国少数民族文坛的另外一件盛事，就是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主办，1981年进行第一次评选。第一届评奖活动引起了很大反响。1982年4月，作协书记处会议正式将这一评奖活动奖确定为每三年举办一届。1994年第五届评奖时，时任国家副主席乌兰夫题写了“骏马奖”三字，骏马奖从而成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的名称。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旨在鼓励和倡导关注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反映少数民族新的精神风貌的好作品，扶植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新人新作。该奖设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诗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以及评论和理论集、翻译等。为了扶植新人新作，评奖不仅设有新人新作奖，人口较少民族（10万以下人口）的作者，还可以单篇作品（省级以上报刊发的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参评。这个奖项从第一届至今从未间断过，至2011年已经评选10届，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获奖，获奖作家有数百人。一些少数民族作家，正是通过这个影响广泛的奖项而饮誉文坛的。

显然，上文所举数端，仅仅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重视和扶植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以及兄弟民族作家互相帮助和促进的几个侧面。这几个侧面

以及更多的方面，都充分说明我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是与党和国家的文艺政策分不开的，是与各民族作家之间的互相帮助分不开的。

三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与国家的政治历史进程以及少数民族本身的社会文化发展相应，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这里，我们无意套用整体的政治历史分期来概括这种特征，只想对这种特征就文学的层面作些非系统的简单勾勒。

对于我国的少数民族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除了少数几个民族，大多数民族的书面文学历史不长，甚或根本没有书面文学，而且一些民族仅有语言，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而基于文学的历史继承性，就决定了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书面创作，首先是以对本民族口头文学的模仿、改编等形式而出现的。由于民族民间文学中以山歌（包括诗歌和史诗）、故事传说以及戏曲曲艺最为发达，因而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早期作品也是相应的诗歌、故事和戏曲曲艺。比较而言，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出现相对较晚，报告文学等更是如此。我们从一些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活跃于文坛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这是一种在继承基础上的整理、积累，也是作家书面文学的初步出发。

与此相关的是，每一个少数民族的书面文学作家，在创作的同时，几乎都从事过本民族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翻译、研究等工作；有的则是在进行过一段时间创作之后，回过头来进行上述工作。这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不仅表现了作家对本民族民间文学的热爱，而且它标志着作家对本民族传统文学的自觉，包括体裁样式、切入视角、表现手法等方面的自觉。这种自觉是极为可贵的，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民族特性和民族风格，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多彩，都是极为重要的。由本民族的书面文学作家来研究该民族的口头文学，其体悟的确切、探析的深刻，恐怕都是别人无法企及的。

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是以本民族的生活为题材的。整体而言，这又表现出一种多面性。一般来说，少数民族作家的早期创作多以本民族生活为题材，以后有所拓展；也有一些作家终身致力于本民族生活题材的创作；还有一些作家在进行别的题材的创作之后，转而回到本民族生活题材的创作。不过，后一种所指的回归，并不是简单的反复，而是有了主题上的更深开掘和表现手法上的更丰富运用。这一方面基于作家的成长

历程，另一方面也与时代进程息息相关。比如一些少数民族作家，早期作品更多地表现地方风景、民族风情等等，而后来则转向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入探究、人性的深刻解剖，乃至生态环境的关怀、人类前景的忧思甚或辽阔宇宙的探寻。而且由于少数民族作家特有的生存环境和文化样态，他们在这方面显示出相当的先锋性。比如，少数民族作家更多生活在边地，因而他们更能体认人与自然和谐的可贵，对人类对大自然的疏离和戕害更为敏感和憎恶，对生态文明的追求更为坚定和执著；有些少数民族有着丰富的创世史诗或神话传说，远古的创世生活与现代文明通过这些史诗或神话传说近距离叠加，因而这些民族的作家对人类历史的感悟更为贴切和深入，对历史的发展规律更为虔敬和遵从。这些，在现代化、全球化问题层出不穷的今天，也许给我们的比其他作家更多。我们甚至注意到，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如日中天的时候，放弃创作，转而投入生态保护、传统文化保护等实际工作。这让人们在惋惜他们中断创作的同时，也添了一些应有的思考和启迪。

许多少数民族作家，不仅在创作上众体皆备，而且身兼数职——既是作家，又是翻译家、评论家。文学百花园的繁荣固然有待于创作，但评论也是重要的一翼；而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那些只能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作家的作品来说，翻译也是极为重要的。杰出的作家同时进行评论、翻译甚或研究，对于作家个人的创作来说似乎是一个损失，但对一个民族的文学来说则是一大贡献。少数民族作家中不乏这种身兼作家、评论家、翻译家甚至文学史家的文学家，他们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和进步居功至伟，良可钦敬。

四

随着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相应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也在新时期以来取得了长足进步，包括传统文学和作家文学。不仅有大批论文发表，也有大量专著出版；不仅有多民族的文学史，也有单一民族的文学史；不仅有著名作家如老舍、沈从文的研究，也有新人新作的探讨；不仅有专门的研究刊物，而且建立了专门的研究基地……

就少数民族文学家的研究而言，近些年来，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著作出版，既有综合性汇集许文学家研究成果的著作，也有不少单独研究某一文学家的著作；既有文学传记、评传，也有研究资料性的著作；至于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对作家的研究，那就更为普遍了。

这本《共和国少数民族文学家传》，与上述著作有相同之处，也有不

同。作为“共和国民族之魂丛书”的一种，本书是为广大读者编写的，旨在展现共和国少数民族文学家的文学创作成就，也在再现少数民族文学家的成长历程，展现他们的独特贡献和风采，揭示少数民族文学是新中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和光辉篇章的历史和现实。

本书包括 60 余位少数民族文学家的小传。这些文学家总体的生存跨度超过 1 个世纪，既有出生在清王朝尚未寿终正寝的 19 世纪末的文学家，也有出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新中国的文学家。所有的文学家，即便是生在上世纪前半叶的，也都曾在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创作，都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做出过贡献，都是真正的“共和国少数民族文学家”。

众所周知，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名家辈出，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本书的容量决定了只能有所选择。考虑的因素，不外影响和贡献等。不过，由于一些少数民族书面文学历史悠久、作家众多，而且知名度等也十分突出，如果仅从影响等角度考虑，这些民族的文学家收入的必定很多，从而影响民族的广泛性。因此，我们特别考虑了民族代表性、广泛性的因素，力争选收尽可能多的民族的文学家，从而展现少数民族文学家的丰富性。

由于丛书立足再现、弘扬民族之魂，本书的文学家小传虽然也进行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剖析，但更注重文学家生命历程和文学生涯的再现，及其与共和国发展的历程和兄弟民族共生共荣，从而在更为广阔的视阈展现少数民族文学家创作的独特成就，及其在新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20 世纪末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书面文学创作表现出令人振奋的井喷式的发展态势，作家时出新人，作品时出新作，可谓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这充分显示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无限潜力，也预示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光辉未来。为少数民族文学家立传，亦是我们光荣的使命。

目 录

前言	(1)
老舍——“人民艺术家”	(1)
沈从文——“湘西世界”的缔造者	(15)
康朗英——傣族赞哈，时代歌手	(29)
赵银棠——纳西族第一位女作家	(34)
尼米希依提——“半个牺牲者”	(40)
李旭——朝鲜族现代诗歌开拓者	(45)
李乔——彝族作家文学拓荒人	(50)
祖农·哈迪尔——维吾尔族现代文学的先驱	(57)
端木蕻良——被重新认识的重要作家	(63)
颜一烟——从贵族小姐到自强自立的作家	(71)
纳·赛音朝克图——牧民中的诗人，诗人中的牧民	(78)
李英敏——出色的京族作家	(85)
苗延秀——侗族作家文学奠基人	(90)
陆地——广西长篇小说的开拓者	(96)
郭风——一生为孩子们制作“点心”	(102)
乌·白辛——新中国第一位赫哲族戏剧家	(110)
李纳——善写“小人物”的彝族女作家	(116)
郭基南——锡伯族文学奠基人	(123)
牛汉——一生笔耕不辍的诗人	(131)
郝斯力汗——“有自己风格”的小说家	(138)
莎红——讴歌人民的诗人	(145)
敖德斯尔——从草原之子到文艺骑兵	(151)
李準——擅长写农村生活的作家	(157)
巴·布林贝赫——诗情献给草原	(164)
杨苏——敲响民族文学的象脚鼓	(170)
黄勇刹——毕生献给民间文学的壮乡采风人	(177)
王廷珍——他创作了布依族第一部长篇小说	(184)
柯岩——投下绿荫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188)
铁依甫江·艾里耶夫——“诗与良心和生命浑然一体”	(196)

玛拉沁夫——“文坛千里马”	(204)
汪承栋——“小小的个子，大大的诗人”	(212)
赵大年——满族文坛的猛将	(219)
金哲——“他的诗歌是一朵美丽鲜艳的金达莱”	(225)
伊丹才让——积雪大地上的一树风景	(232)
汪玉良——东乡族作家文学奠基人	(239)
包玉堂——揭开佤族当代文学史的新篇	(244)
韩秋夫——撒拉族传作家文学开拓者	(249)
晓雪——苍山洱海的歌手	(253)
饶阶巴桑——诗人要给一切以性格和生命	(261)
韦其麟——织就“百鸟衣”的壮族诗人	(267)
伍略——反映本民族生活的作家	(273)
那家伦——谱写苍山洱海的诗画	(279)
降边嘉措——新中国第一代藏族作家	(285)
沙叶新——永久的、不恶作剧的剧作家	(293)
额尔敦扎布——伊敏河哺育的作家	(299)
敖长福——鄂伦春族的第一位作家	(303)
蓝怀昌——瑶族的文学“多面手”	(308)
霍达——把生命交给事业的人	(314)
张承志——“从未向流俗投降的作家”	(320)
叶广芩——开创满族家族题材小说先河	(329)
董秀英——佤族书面文学的一朵鲜花	(335)
孙春平——创作植根于生活的厚土	(342)
龙敏——黎族的第一代作家	(347)
乌热尔图——鄂温克文学的狩猎人	(352)
存文学——“最云南”的作家	(359)
叶梅——描绘土家人生命中的风景	(366)
陈村——站在文学潮头的作家	(372)
马少青——保安族书面文学的奠基者	(378)
阿来——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382)
吉狄马加——从大凉山走出的彝族诗人	(392)
罗汉——两获“骏马奖”的阿昌族作家	(397)
参考文献	(401)
后记	(407)

老舍

——“人民艺术家”

老舍（1899～1966），现代小说家、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小学、中学、大学教师及“文协”总务部主任等，业余从事文学创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北京文联主席等，同时从事创作。老舍终生忘我工作，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他发表了大量优秀作品，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作品有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未完成）等，中短篇小说《月牙儿》、《断魂枪》、《我这一辈子》等，话剧《龙须沟》、《茶馆》等，此外还有散文、文艺评论以及大量其他戏曲曲艺作品。

一、苦难童年，艰辛求学

1899年2月3日，老舍出生于北京城一条小胡同的一个清贫的旗人家庭。那天正是腊月二十三，京城百姓放鞭炮、烧豆马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而老舍则差点儿一降生就夭折——生他时，母亲已经40岁，生下儿子便昏了过去。接生婆和新生儿的小姐姐手忙脚乱地抢救母亲，竟把婴儿忘在了一旁。幸亏大姐这时从婆家赶回来，一把抱起就要冻死的小弟弟，才保住了他的小生命。

大概是取意“庆贺春来，前景美好”，父母给他取名“庆春”。上学以后，老舍更名为“舍予”，是他的姓“舒”字的拆写，又有很好的寓意，后来成了他的字。而他广为人知的名字，却是第一篇作品连载期间用的笔名——老舍。

老舍的父亲，名叫舒永寿，是满族正红旗的一名普通士兵。老舍出生的时候，他正在执勤。老舍的母亲舒马氏，是一位出身于正黄旗的普通女性。

老舍家是京师典型的下层旗人家庭，男人只能当兵吃粮，不能从事其



老舍

他营生。老舍出生的时候，大姐已经出嫁，家里除父母外，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一家六口，全靠父亲每月从衙门领来的三两银子和一点老米度日，生活贫困，生计艰难。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化装后逃跑。意大利军人闯进了老舍家所在的胡同，老舍家惨遭劫掠，家里的大黄狗被侵略者一刺刀捅死，熟睡的老舍被倒扣在一个箱子里，才幸免于难。不幸的是，老舍的父亲舒永寿在正阳门守城，侵略军的燃烧弹击中城门，引燃了旗兵脚下散落的火药，舒永寿被严重烧伤，当天即死在回家的路上。那时，老舍只有一岁半。

老舍的母亲是个吃苦耐劳的坚强女人。她给店铺伙计和屠夫们浆洗、缝补衣裳，靠这点微薄收入，养活一家人。她经常给儿女们讲述他们的父亲阵亡的故事，因而老舍从小便懂得了什么是爱国。他痛恨侵略者，他一直把“爱咱们的国”当做人生的头等大事。

由于家境贫困非常，按常理老舍是上不起学的，只能像别的穷苦旗人家的孩子一样，到七八岁就去沿街叫卖，或到店铺里当学徒。没有想到的是，在老舍7岁那年，出现了一位“贵人”刘大叔，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刘大叔叫刘寿绵，出生在一个富裕的满族家庭，乐善好施，肯救助穷人。老舍的曾祖母曾在刘府当过佣人，刘寿绵听到老舍一家的情况后，亲自来舒家接了老舍，把他送进了一所“改良私塾”，承担了老舍的全部学费。

老舍打小就懂事、要强，所以他读书非常勤奋。在私塾，以及后来的京师第二高等小学和第十三小学，他都是优秀学生。

小学毕业后，老舍考入了京师第三中学（今北京三中）。但由于家境艰难，只读了几个月就难以为继。于是，老舍瞒着母亲退了学，重新考入了北京师范学校。当时的师范学校是公费的，不仅不收学费，而且饮食、服装也都是公费，上这样的学校可以大大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

在师范学校的5年里，老舍十分勤奋，刻苦学习，成绩优异。受校长和国文教师的影响，他渐渐地显露出一定的文学天赋，写作方面的提高尤为突出。

二、新文学的初步收获

1918年，不满19周岁的老舍以第五名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京师第十七高等小学当校长，同时兼任国民学校（现方家胡同小学）校长。儿子这样出息，母亲自然十分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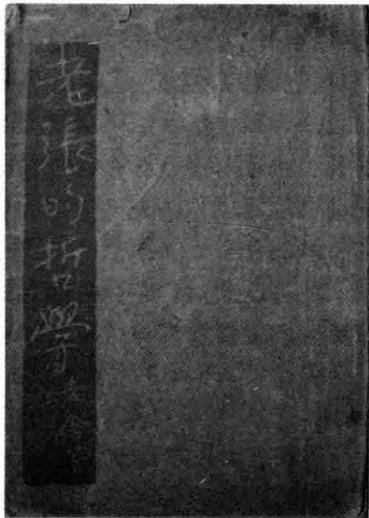
1919年，老舍任小学校长期间，北京城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

动，随后新文化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老舍虽然没有参加“五四”运动，但这场运动还是使他深受影响，不仅使反帝爱国的精神更加深入地扎根他的心底，也使他“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从而作出新的抉择——从事文学创作，以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感。对于“五四”运动时的自己，老舍曾说自己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但“‘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感谢‘五四’，它叫我变成了作家”（《我怎样写〈赵子曰〉》）。

1920年，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老舍被任命为京师北郊劝学员。这份工作待遇很好，但他只干了不到两年。1922年9月，老舍毅然辞职，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短篇小说《小铃儿》，发表在《南开季刊》上。在这以前，他还坚决退掉了母亲包办的婚约。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北京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其间，他还一度信仰过基督教。这些都说明，“五四”运动给了老舍思想很大的冲击，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秋季，经人介绍，老舍赴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学系任华语讲师，教英国人学习中国的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业余时间，他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并开始练习长篇小说的写作。1926年，老舍写成《老张的哲学》，1927年写成《赵子曰》，1929年写成《二马》。老舍把三部长篇小说寄回国内，发表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小说月报》上（前两部在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一部亦由商务于1931年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17卷第7号上连载时，署名“舒庆春”，自第8号起署名改为“老舍”，直到小说全部载完。这是老舍文学创作道路的正式开端，“老舍”从此为人熟知，几乎代替了他的真名。1926年，经许地山介绍，老舍加入了文学研究会。

《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都以北京为背景，分别展示了小市民和大学生生活



《老张的哲学》书影

的不同侧面。《老张的哲学》写信奉市侩哲学的老张为了捞钱，不惜采取卑劣手段拆散两对恋人，从而展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在黑暗势力摧残之下北京普通市民的悲剧命运，沉痛地揭示了封建传统道德观念对国民灵魂的严重侵蚀。《赵子曰》的主角则是一群住在“天台公寓”里的大学生，通过对这些人生活理想和所作所为的描述，剖析了其中大部分人猥琐卑微的心理和污浊空虚的灵魂，在善恶对比中寄托了作者的希望。

《二马》是老舍早期的代表作，也是其作品走向成熟的标志。小说以老马马则仁、小马马威父子从北京到伦敦的生活轨迹为主线，通过老少两代人和中英两国人的生活追求、国民精神、心理状态的对照和冲突，揭露了东方封建主义者的守旧顽固，嘲弄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种族偏见。小说既讽刺了老马怯懦虚荣、思想僵化的特点，也表现了旧势力对新事物的扼杀以及新生力量的挣扎。小说视野开阔、认识深刻，表现了作者对历史转折时期新旧两代人命运的思考，触及了东西方不同民族之间心灵沟通的愿望以及这种愿望与现实的矛盾。老舍在新旧交替与中西对比的整体思维中，批判了国民劣根性，也表达了用现代精神改造国民性的希望。在作品的末尾，老舍写道：“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要是有四万万个出窝儿老，这个国家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吭地呜呼哀哉了！”这话今天听来，仍然令人凛然。

老舍早期的三部小说，以北京平民的社会生活与日常细节为观察描写重点，语言通俗流畅，笔法幽默，兼具讽刺，初步形成了老舍自己的风格。茅盾曾经指出，尽管这些作品有“幽默冲淡了正义感”的不足，但“在老舍先生嬉笑怒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到了他对于生活的态度的严肃，他对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文学的第一批成果，主要体现在短篇小说和新诗方面，比较好的长篇小说不多。老舍在英国创作的这三部长篇小说，集中代表了新文学运动在长篇创作领域的实际收获。老舍以他的独到贡献，开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之一。

在英国期间，老舍还为灵格风唱片公司录制过华语教学唱片，并且帮助英国朋友艾克顿完成了对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的英文翻译工作。

三、在“第二故乡”的大丰收

1929 年，老舍离开英国，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途中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逗留了半年，一边在一所华侨中学教书，一边创作了《小坡的生